



大 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 六 次全体会议

1995年9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葡萄牙)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今天上午第一位发言人是西班牙外交部长唐·哈维尔·索拉纳·马达里亚加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索拉纳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对你当选为大会的主席致以最热情和最诚挚的祝贺。不论是葡萄牙的姐妹国西班牙, 还是今天我有幸代表其发言的欧洲联盟都相信你的工作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我坚信, 你作为国际法著名教授的经验和你国际关系的全面了解对大会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我还要感谢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部长, 他出色地领导了我们在大会上届会议上的审议工作。

同样,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并对他在其任职内所完成的工作表示祝贺。

为了加快大会的工作, 我愿缩短我的发言。发言的全文将在一份单独的文件中发表。

我代表欧洲联盟在本届大会上发言。欧洲联盟的成员今年以来已增加到15个, 这就加强了它履行其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所作承诺的能力。欧洲联盟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愿意重申它全力支持本组织作为实现人类和平安全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愿望的全球性论坛。

在这背景下, 欧洲理事会在其6月26日至27日在戛纳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庄严的声明, 声明对本组织的工作和联合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活动表示赞赏。

几周之后, 世界各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将庄严地庆祝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尽管这一场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评价本组织长期以来所完成的工作, 但首先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让联合国来有效地迎接本世纪末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考虑到联合国现存的这一时刻, 我想起在欧洲共同体刚刚起步时, 让·莫奈对该共同体所持的一种见解:

“这仅仅是形成未来世界组织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 老对手消失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今天, 我们正目睹规模令人震惊的种族和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人道主义危机, 经济的日益不平等, 对人权的藐视, 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则的蓄意违犯, 种族灭绝, 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令人不安的环境恶化。这些只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困难中的几个。它们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都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承诺。

同以往一样，尽管欧洲联盟所关注的若干问题在作为本声明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具体的处理，我愿着重谈几个对我们尤为重要的问题：前南斯拉夫的局势、非洲的情况以及中东的和平进程。

欧洲联盟继续高度重视正在前南斯拉夫领土肆虐的冲突中通过谈判实现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在这一方面，我们表示全力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对9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表示满意。

我们相信，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部队发挥了而且将继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欧洲联盟的成员国是这些部队的主要提供国。我愿在此对联合国部队和那些为和平事业倒下的士兵致敬。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欧洲联盟中的公民。

欧洲联盟在减轻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愿表示我们坚决承诺继续通过双边渠道和联合国有关部门和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3年多流血冲突之后，和平进程中的最新进展使我们可以更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在这一我们希望不久将到来的进程中，欧洲联盟愿在实施和平进程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重建方面发挥与其承诺相符的作用。暴力毁坏了财产，但它首先夺去了人民的生命并破坏了和平共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那些仍遭受这一灾难影响的人们的希望，并向他们提供象样的生活条件。

欧洲联盟意识到非洲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的关注表现为我们正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卢旺达和布隆迪冲突的方法，首先要解决的是难民遣返这一需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支持紧急召开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议，以期给大湖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同样，我们支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重建的努力。我们对本组织在安哥拉所完成的工作

表示欢迎。在卢萨卡协定签署之后，本组织又考虑组建第三次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

同样，我们也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正考虑如何支持建立预防外交和维持和平的有效机制。

欧洲联盟也在注视着在全非洲大陆上人权的普及和对人权的尊重。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一些非洲国家的迫切需要。自从第四次洛美公约修订以来，欧洲联盟对人道主义和事物援助一直予以重视，我们已作出努力，更新我们各项的发展合作方案。

欧洲联盟一贯有力地支持在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上发起的中东和平进程。我们热烈欢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家领导机构最近达成的《过渡协定》，该协定代表着和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里程碑。我们期待该《协定》在本星期四签署。我们相信，今后数月我们将看到叙利亚方面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经蒙受重大痛苦的整个地区最终能够进入一个全面、公正、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生动局面。

欧洲联盟极其重视本组织，特别是大会促进中东和平的工作。因此，我们在现在开始的本届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大会通过的有关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按照往年确定的指导方针，为和平进程直接作出贡献。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时，我必须提到联合国在拉丁美洲的工作。联合国通过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中美洲观察团），联合国核查尼加拉瓜选举过程观察团（联尼选举观察团）以及国际支助与核查委员会驻扎尼加拉瓜，使民族和解得以实现，选举得以进行。

在当事各方之间进行调解以及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的工作已导致结束长期和可怕的萨尔瓦多国内冲突的历史性成就，最终于1992年1月达成《查普尔特佩克协定》。今天，该特派团的存在继续为克服仍然存在的各种困难作出有效的贡献。欧洲联盟支持该特派团继续存在。

在海地，多国部队和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在恢复民主和重建海地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在危地马拉,联合国作为调解人的作用和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核查团(联合核查团)的工作,已经促成就人权、流离失所者和土著人口等重要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我们相信,这将导致冲突的迅速解决。国际观察员由欧洲联盟支持参与将在11月举行的选举,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效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各种朋友小组的宝贵帮助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取得的成就。

认识到摆在联合国组织面前的各种挑战的普遍性,欧洲联盟认为,采取措施,让联合国能在执行会员国赋予联合国的各项使命中取得成功及正常运作的问题仍具根本重要性。

在这方面,本组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的财政危机严重地危害联合国的行动能力,是欧洲联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得不到会员国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它们所提供的资源,特别是按照《宪章》所规定的义务,按时、全额和无条件地付清它们的财务款项,联合国就会变得无能为力。

因此,解决本组织的财政危机是欧洲联盟的一个优先目标。就整体而言,欧洲联盟是主要的捐款国,不论是对经常预算还是对和平行动预算。

正是这一建设性态度导致欧洲联盟参加联合国财政情况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尽早就采取具体措施改善本组织的财政状况达成协议一致,最好能在本届会议期间。

欧洲联盟要强调,通过一揽子全球性措施以解决联合国严重的财政状况的必要性日益紧迫。这些措施应该特别考虑审查分摊比额表的可能性,以便使分摊比额表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支付能力的原则,以及设立各种奖励和惩罚,鼓励所有会员国遵守其财政义务。

秘书长去年提出的《发展纲领》(A/48/935)确定了发展的五个层面:和平为基础,经济为推动进步的动力,环境为持续性的基础,正义为社会的支柱,民族作为善政。

欧洲联盟极其重视在现在开始的本届会议结束前完成一项实质性和创新的发展纲领,其中表明,如果不同时促进最贫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就不可能建设和平。通过我已提到的欧洲理事会在夏纳开会作出的决定,欧洲联盟已经表明它在《洛美公约》——就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而言——的框架内,并通过同地中海伙伴和朋友进行财政合作,为发展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的决心。

在大会本届会议的过程中,我们将特别注意近年来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连串重要会议讨论与发展 and 人类进步相关的各种议题的结果。

我们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系统内发挥更加有力 and 更为中心的作用,我们必须确保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工

作相辅相成,避免任何重复。

在本届会议期间将向大会提交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结果。欧洲联盟决心积极考虑这些结果,以便确定适当措施,确保对在哥本哈根作出的各项承诺采取后续行动并加以执行。我们决不能让学生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领束之高阁。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几天前在北京结束。以前面几次联合国会议的结果为后盾 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争取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这些目标是十年前在内罗毕通过的提高妇女地位的战略中就已提出的。

欧洲联盟已经积极努力,在人权和妇女基本自由领域巩固人权问题维也纳会议的结果 并且巩固人口与发展问题开罗会议的结果。由于这样的关切,在北京通过的《行动纲领》包括在人权方面的重要进步,其中显著的是妇女有权在没有强迫、歧视或暴力的情况下,自由和负责地控制和决定与她们的性别相关的事项,其中包括性卫生和生殖卫生。

离《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只有三年的时间了,但是国际社会对已经取得的进步还不能完全满意。在维也纳世界会议取得重要进展的两年后,本届会议将使我们再次有机会评估世界上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状况。

日益明显的是,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避免潜在冲突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确认人权在预防性外交方面的价值。最近给国际舞台罩上阴影的一些严重冲突正给平民带来巨大痛苦。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惊人数目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欧洲联盟要重申它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这一领域所执行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种族和宗教歧视对这些冲突的出现和发展的有害影响。我们重申坚信需要进一步行动,采取措施对付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

联合国用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资源数量——目前仅占其经常预算的1.7%——仍然是完全不够的。大幅度增加这一资源将对有关领域,尤其是对旨在帮助发展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日益明显的是,正如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发展、人权和民主是相互联系的。

此外,欧洲联盟非常重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作用和活动,它谨再次提请大会注意迫切需要给该办事处提供适当完成其任务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我们同样支持本组织努力加强接受高级专员监督的、设在日内瓦的人权事务中心的作用和职能。

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是对付侵犯人权者逍遥法外现象的过程中的必要因素。这些特设法庭的经验无疑将有助于今后将设立的国际型事法庭的工作。国际法委员会已为它拟订了一项规约草案,并在上届会议上将草案提交大会第六委员会。

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有效反应,以减轻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遭受的悲剧。设立人道主义事务部是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努力的一个突出贡献。在该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往往冒着危险所做的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认为必须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就需要审查和加强联合国系统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能力所作的决定。

目前需要加强所有组织和所有人之间的合作,使它们各自的贡献能够得到相互补充和加强,避免工作重叠,确保人道主义工作的连续性。

我们目睹今年在环境领域和执行1992年里约协议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事件。应该特别提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国会议取得了积极结果《防沙治沙公约》开放供签署以及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主持下设立了森林问题政府间小组。我们欢迎这些事态发展,并重申我们决心在本组织内为扩大环境领域的合作而努力。

《联合国宪章》赋予本组织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任务,并将这项重大责任交给了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必须是影响世界安全的问题的决策中心,它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目前的局势,从而加强《宪章》本身所规定的机制。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大会上几届会议上继续开展工作,欧洲联盟各成员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它们将继续这样做。

欧洲联盟认为,维持和平行动和预防性外交任务现在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安全理事会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行动的中心。我们欢迎秘书长今年初提交的《和平纲领》补编。

我要提醒大会,欧洲联盟致力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体现在整个欧洲联盟不仅是这些行动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提供总预算的37%——而且也是主要的人员提供者。欧洲联盟坚决支持对本组织维持和平努力的这一重大承诺。在这些行动中,我们各国都遭受了严重伤亡。极其重要的是,应该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以确保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应该继续探讨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在维持和平努力方面的合作,以最有效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以最快、最有效和最成功的方式执行这些行动所承担的任务。作为区域组织在这一领域活动的一个例子,我要提到,在我们大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建立了一个进行预防性外交、制订建立信任措施和解决冲突的机制。目前它仍处于最初阶段。根据欧洲联盟的倡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在去年于布达佩斯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决定加强与联合国和环大西洋各组织的合作。

此外,欧洲联盟正在感兴趣地研究有关预备部队安排的建议。为此,它支持设立常设总部和联合国预备部队制度的建议。我们也正在感兴趣地研究其他旨在改进联合国快速反应能力的建议,以缩短建立和平行动的时间,加快其后部署。

欧洲联盟欢迎最近在联合国内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这就是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期限。这是整个裁军进程和寻求实现核不扩散方面取得的根本性进展。所通过的决定、以及加强视察程序和裁军及核不扩散的原则和目标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我们也欢迎有关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正在稳步进行。欧洲联盟希望并相信,这一谈判最迟将在1996年结束。

我们现在必须集中努力实现《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欧洲联盟促请还没有成为《不扩散条约》签署国的所有国家加入该条约。欧洲联盟在核裁军领域的另一个优先重视的问题是,最后拟订一项禁止生产制造核武器和爆炸物的裂变物质的条约。欧洲联盟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还未能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再次呼吁已签署《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此种武器的销毁公约》的国家,着手批准该公约,以使之尽快生效。

控制和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也引起欧洲联盟的关注。该联盟通过其共同的行动,旨在继续鼓励联合国在战胜世界各地很多领土上杀伤地雷的破坏性效果方面的活动。同样在常规武器裁军领域中,我们将特别注意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审查会议的结果,从而使之更加有效并扩大其范围。

我们相信联合国。我们相信国际法律的普遍性、约束性和至高无上,这是发展国家间关系和各国人民之间协商一致性的结果。欧洲联盟无条件支持本组织的理想与行动。

我们相信,这第一个五十年只是一项别无其他选择的前所未有的任务的第一阶段,因为它保证我们大家一道和

平相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目标,只能通过各国人民的无私合作而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先生阁下发言。

科济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允许我祝贺我的同事、葡萄牙外交部长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教授获选担任大会主席的崇高职务。

大会五十届会议的每一届会议,都是国际社会在寻求其内部和平以加强联合国不可或缺作用的艰难道路上迈出的一步。本届会议将由于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0月份后期的讲话而具有周年纪念会议的特点。俄罗斯联邦国家元首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总统将阐述俄罗斯联邦对于多极和相互依存世界中建立伙伴关系的前景和困难的看法,我们正是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同平等的伙伴关系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联合国半个世纪的经历使我们得到任何教训的话,它首先使我们懂得只有国家平等与尊重多样化的文化、宗教和民族传统,才是现代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然而,“多样化中的统一”的模式也以人人都遵守国际法律与秩序的基本原则、尊重人权和促进经济进步为先决条件。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实质。它在无“双重标准”的情况下向各国阐明了共同理想和目标即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人们说将军们总是为最后的战争作准备。政治家和外交家却无权为最后的和平作准备。相反,无论在政治学或经济学领域,都必须避免退回集团的心态及把国家分为“朋友和敌人”。

如果我们承认国际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全人类的持续性社会 and 经济发展是下个五十年的基础,我们就确实能够使这五十年成为联合国的时代。

该问题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人道主义灾难及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初级阶段的社会代价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尖锐。没有人能够躲在国家自私自利和经济歧视的分界线甚或扩大军事联盟的背后而避开全球问题。

这种事不会控制、反而会触发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的泛滥,煽起局部冲突与军备竞赛的火焰。

正在制订的《发展纲领》的原则之一,应是尽早消除世界经济、贸易和技术转让方面所剩下的歧视性限制。尤其是正成功地进行无与伦比的改革的俄罗斯,应被看作是经济正在转型的平等的贸易和经济伙伴。

这种战略还应规定要促进受武装冲突之害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原。联合国、其专门机构和会员国,应立即开始直接处理波斯尼亚和整个前南斯拉夫的经济复原问题,这些地区的人民经历了战争和长期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愿积极参加这些努力,我们确实并将继续大力促成政治解决。这种解决的真正机会不应为权力和单方面的作法所牺牲掉。

国际社会应进行同样巨大的努力,以在中东和平进程及该区域各国冲突后复原的各个方面取得进展。我们祝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塔巴达成一项协定,该协定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9月28日在克林顿总统主持下于华盛顿举行。我们打算继续同美国进行联合努力,为即将举行的安曼首脑会议作出贡献。

欧洲需要一个无双重标准或分界线的新的广泛和全面安全模式。

有关该问题的国际对话已在进行。我认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积极参与,对旨在发展这一模式的努力来说是必要的。顺便提一下,大会诞生于旧大陆。

需要一种新的作法来解决欧洲的裁军问题。根据《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执行情况(当然考虑到新的现实),我们应尽早于明年春天达成新的重要协议,这些协议应基于该大陆各国人民重要安全利益的统一而非过去的集团逻辑。

我们向所有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就核安全和战略稳定缔结一项条约的建议变得更加及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使那些尚

未加入条约的国家以无核国家加入。我们认为,作为优先事项,有必要尽早、但不晚于1996年结束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工作。俄罗斯在这一讲坛上呼吁普遍和永久的停止核试验。

“八大国”关于核安全的首脑会议,经俄罗斯总统倡议并在哈利法克斯得到批准,明年春天将莫斯科举行。这一会议将对全球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希望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轻武器的非法交易和杀伤地雷的扩散。这些“轻”武器导致了卢旺达和安哥拉、利比里亚和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和阿布哈兹大量人员的死亡。俄罗斯已停止出口最危险类型的杀伤地雷。我们促请其他国家也效法我们。

这一问题应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内予以认真审议。我们支持该委员会的活动,但我们相信,委员会应采取与安全领域当前合作范围和专业领域中新的威胁和挑战相适应的新议程。

在人权和基本民主机构的领域全球都采用单一标准的问题十分尖锐。俄罗斯正在接近实现自由、多部议会和总统选举,并正在为确立这些标准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邀请外国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前往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不久前,大会的几十个议程项目是有关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现在,似乎难以相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努力的结果。我真诚的欢迎南非人民和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政府在民主化和自由、多种族社会方面成就。

但是,我们是否克服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暴力这种危险?天哪,答案远远不能令人感到宽慰。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无权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也绝对不能容忍出现双重标准。

独联体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民族和语言少数权利公约的签署是独联体国家针对联合国有关在世界这一地区建立单一的人道领域的响应。但是,还需作出许多努力之后对于人权的一元化做法才能成为我们在联合体某

些国家和波罗地海国家的两千五百万同胞的生活准则。双重标准在这里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俄罗斯仍关心在本届大会上就反对种族主义、一切形式的排外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的斗争等问题作出决定,保障少数的权利,推动处于过渡时期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在联合国应通过加强监督和预防性功能以及进一步集中关注具体行动来深入推行它的从质的方面来改善国际人权的政策。单一标准的政策也必须成为维持和平领域里一个不可争辩的规则。没有武力的正义无济于事,而没有正义的武力则是专制。

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没有蓝盔,世界将会更加危险,几十场冲突就将更加血腥,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大约有两万名俄罗斯军队作为维持和平人员服务于联合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行动中。

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在联合国内合作的人所从事的活动中武力和正义总是同步进行,那么,必须确保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得到严格的执行。在这里,秘书长和他的参谋人员总是可以期望俄罗斯以及-我相信-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联合国应该受捍卫,使之不再遭受发生在波尼亚那样的挫折。

总的说来,有必要通过严格联合国卷入紧张地区的原则和条件、维和行动与实现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密切相连、以及整个功能体系-维持和平的规划、指挥和管理的有效运转,彻底改善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我们支持尽可能早的实施秘书长关于建立联合国预备部队的建议。

我们欢迎缔结《保护联合国人员公约》,今天我代表俄罗斯签署了该公约。这一文书将有助于在世界热点地区挽救几百名维持和平人员的生命。

俄罗斯及其联合体伙伴进行的维持和平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确保区域和国际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赞赏联合国在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的有成果的合作。但不幸是,联合国对我们积极努力的支持有时候使我们想起“太少、太晚”这说法。俄罗斯同其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伙伴希望联合国彻底转变它在我们这一地区维持和平问题上的态度。

在联合国存在的五十年里,联合国用制裁作为对付那些冲突肇事者的工具。现在,应该是赋予这工具更有选择性和更精确性的时候。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进行制裁应该有明确的目标、预先协调各种条件以及在达到目标后解除制裁的机制。

俄罗斯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会新当选成员,他打算对克服几百万难民的悲剧这一全球新危机作出重要的贡献。为此目的,我们打算推动在后苏联埃空间范围内的国际难民和移民会议取得实际的成果。

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应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打击犯罪、毒品非法贩运和恐怖主义的集体努力。俄克拉荷马和巴黎爆炸事件、布登诺沃斯克绑架人质案以及东京的化学恐怖袭击案,这些都为我们敲起了警钟。

无论我们考虑什么议程项目,我们总是相信只有一个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答案,那就是:尊重经历了过去五十年的严重考验、现在照亮21世纪路程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尊敬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阁下讲话。

里夫金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年度的主席。

自从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以来,时间已几乎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乔治六世国王对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说:这是在英国历史上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联合国的创建者承担了沉重的责任以及崇高的工作。

今天,我们必须赞扬联合国的创建者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努力。集体安全的早期模式后来很快就崩溃了。国际联盟也在不到20年以后崩溃了。联合国却证明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在50多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协助传播和平,以和平取代战争。联合国致力于消除饥饿和疾病,并推进民主和人权。没有联合国,我们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更为惨淡的世界。

我很高兴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的庆典中加上英国的声音。在经历了50年以后,现在该是回顾一下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时候了。在一个新的50年开始的时候,现在应该吸取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了。

联合国本身只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载于其《宪章》的共同的原理和力图实现的目标,同时也体现在它取得的具体的成绩上。联合国的成功是名副其实的。

联合国一直是一支致力和平的力量。从50年代的朝鲜,到90年代的科威特,联合国都一直致力于制止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在近东和塞浦路斯,联合国的部队数十年来一直在那里工作,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在柬埔寨,联合国通过其历史上最复杂的行动,帮助重建一个被13年的战火蹂躏的国家。在莫桑比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协助遣散了10万名战斗人员,从而使该国得以举行民主大选以及创建一支统一的军队。

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减轻人民的苦难。从1951年至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已为3千多万难民提供了食品、住房、药品和教育。联合国有关方案已经使世界上80%的儿童接受了预防疾病的免疫。联合国的卫生和营养项目使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下降了一半。

联合国一直是一支推进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它已协助40多个国家举行了大选。它的宪章和盟约为人权制定了国际标准。它还进行调停,推动签订了保护世界森林和渔业资源的协议。

50多年来,联合国一直造福世界。我的国家联合王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的核心工作。伦敦是联合国会议的第一个东道主,正是在伦敦起草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宪章,自那以来,我们一直是联合国的坚定的支持者。从60年代对环境的关注产生起,到80年代对付艾滋病,一直至90年代革新管理和改革财政,英国都一直致力于革新联合国的议程。早在1947年,我们就是第一起提交给国际法院审判的案件的当事方之一。就在那一年,英国的一名法官成为了国际法院的第一位女法官。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军队一直参与联合国的事业。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一直有赖于英国的部队以及英国后勤部门的努力。在过去5年里,英国军队执行联合国任务的地方包括科威特、柬埔寨、卢旺达、安哥拉、格鲁吉亚以及当然还有波斯尼亚。今天,英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持和平部队的数量超过了任何其他成员国,目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总人数为69 000人,其中10 250人是英国军人。

在联合国的头50年快要过完的时候,冷战的结束翻开联合国历史的新篇章。经历了多年的超级大国的对峙以后再一次有可能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的行动,包括授权使用武力来遏制战争。但是,几乎马上又出现了一连串的因种族原因引起的地区争议,从西方的前南斯拉夫到东方的中亚。

先前经历使我们感到高兴。当萨达姆·侯赛因愚蠢地打错算盘,企图将科威特从世界版图上一笔勾销的时候,联合国被挑选出来制止它,而且它做到了。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似乎不是空谈。

从那以后又过了5年,联合国所做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四分五裂无能为力,也无力制止卢旺达血腥的崩溃。前南斯拉夫闹分裂的战争也一拖就是4年。

那些满口谈论联合国的失败的人错了。海湾战争以后大家的情绪兴奋太快,现在却绝望得太快。我们来审视一下一些事实。

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悲剧的同时,民主革命席卷了南非、南美洲、中欧以及东欧。我们生活在一个结束了种族隔离的世界上,欧洲各国都成了自由的国家,中东和平进程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现实。联合国帮助纳米比亚、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也许还有安哥拉——实现了和平。就算在波斯尼亚,联合国所作的真正的好事却被不切实际的期望所掩盖。过去5年所发生的并不是世界混乱在扩大,而是艰苦、坚定的建立和平的努力。

不妨把联合国的这一记录同早在1946年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所召开时的严酷环境作一个比较,当时刚刚打了

5年世界大战,所有的地区还都躺在战争的废墟上。确实,实实在在地从事国际合作的历史还很短。而联合国是上述努力最为成功的体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能够独立应付新的世界混乱,而且由于地区不稳定和经济混乱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联合国。

但这并不是说就无须变革了。然而,简单地埋怨联合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联合国的成员国必须履行我们的义务,帮助改善这一系统。几年来我们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了。联合国现在更有能力规划、发起和执行它的任务。英国和其他的国家已向纽约调派了军官,协助发展规划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并且为其他国家调派人员提供经济支助。去年英国协助发起了非洲维持和平的新倡议。这一倡议现在已经取得了成效,如联合国地区培训已经搞起来了,非洲国家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冲突解决机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另外,加纳参谋学院还编纂出版了英法双语的维持和平词汇汇编。

改革的进程必须继续,如果联合国能够更为认真地处理象前期规划、后勤支持以及指挥和控制方面的问题,那么各个部队派遣国将会更有信心,联合国能够到手的维持和平人员将会更多,而维持和平活动将会更为有效。

但只是改变程序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在向联合国提要求的时候更为现实。这就是说我们不应给自己制订我们无法实现的愿望。有的时候发表一项宣言性的声明就足以将国际社会的意见记录在案,并支持协商一致意见。而有的时候也许安理会只好保持沉默,而不是发表不切实际的声明。

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维持和平的局限性。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联合国现在还不适于用武力来对付战争。也许,执行和平的任务最好交给有愿望的联合组织,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我们绝不应派联合国去维持一种本来就不存在和平,然后却埋怨联合国没有能够维持住这种和平。我们也不应该给联合国一种授权,还给它设备,然后派它去维持和平,然后却责备它没有能够执行和平。

不管近年来有过什么不足,现在能够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的领域还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联合国应该是这

种工作的中心点。我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在下列两个方面作更多的工作。

首先,预防比治疗要好。或者在火苗刚发生的时候就扑灭它,这比燃起了熊熊大火后再去围堵者或扑灭要好得多。波斯尼亚就是最不幸的例子。今天和平的前景比以前有所加强。我谨在此对迪克·霍尔布鲁克表示钦佩,他在联系小组的支持下,在各方之间进行调停,以使他们最终能在9月8日在日内瓦达成了协议。但在最后解决问题以前,各方还需要作出很多艰难的选择。但我们毕竟开了个头。各方应该抓住这一和平的机会,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政治谈判,而不能靠动武。

至今战争已拖了3年半。数以万计的人民丧生,还有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需要若干年才能治愈这个国家遭受的创伤。当然,如果没有联合国在那里,苦难会加剧很多倍。上星期我在萨拉热窝时,波斯尼亚政府告诉我他们多么重视英国部队和其他部队为帮助波斯尼亚人民进行的工作。但如果从一开始就避免战争对那里的人民将好得多。如果在1990年代初国际上就密切注意南斯拉夫分裂引起的各种问题和紧张局势,或许本可能避免许多破坏和毁灭。

我们已开始吸取这个教训。及早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部署了少量联合国部队有助于制止那里的冲突蔓延。在其他地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无声外交也有助于消除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局势,促使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车臣的各对立派走向和平谈判。有关成功地防止战争和拯救生命的头条消息很少。但战争的头条消息代价惨重。预防性行动是更明智的投资。

有许多条道路可走。英国和法国描绘了一个模式:利用外交人员、士兵、学术人员和其他人的技能消除紧张和促进对话。派出援助工作者、人权监测者或联合国特使可有助于遏制正在酝酿的危机。在布隆迪这样做的联合国代表有很大功劳。我们坚决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一道进行预防性外交和解决冲突。关于非洲维持和平的倡议将是有益的。

各种各样采取行动的人都可发挥作用。关键问题不在于谁采取行动,而在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对

危机及早提出警告,并及时采取行动,是防止再发生我们在波斯尼亚看到的这种悲剧的关键。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对建立和平采取新途径。要实现持久安全不仅需要外交和军事力量。要建立真正的和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和长期发展工作之间的沟壑上搭起桥梁。

援助工作者已习惯于处理战争的瓦砾。过去5年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帮助了千百万逃离冲突的人,坦桑尼亚和扎伊尔境内的卢旺达人、伊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人、科特迪瓦和几内亚境内的利比里亚人。但我们往往孤立地处理短期的人道主义需要。例如,对卢旺达境内的人道主义工作已投入了巨资。但卢旺达的长期稳定却有赖于重建社会结构和民权,有赖于在从保健和住房直至有效的司法等各领域帮助当地社区自助。

我建议新的途径有两个关键要素。

首先,在处理眼前的危机时,必须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即使停火已实行,或已进行了选举,但如果社会的构架岌岌可危,国际上继续派驻人员可使局势稳定,直至有一个政府能够处理问题。相反,如果突然中断工作,极可能造成不稳定。例如在萨尔瓦多,在联合国部队离开后,一个人数不多的人权小组仍留在那里进一步提供咨询和进行监测。维持和平人员本身就能够帮助开始重建工作。一年多来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各援助机构一直在波斯尼亚中部这样做,通过修建公路和医院以及学校巩固了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和解。

我坚决支持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不只限于提供选举援助,还必须建立民主和文明社会能够深深扎根的社会和体制基础。重建波斯尼亚的任务可以成为今后的模式。

第二,我们进行的工作中需要比现在好得多的协调。要迅速而有效地筹资和使用资金,捐助国本身就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履行它们关于提供援助的诺言。在活动开始前,在进行筹划时国际金融机构应从一开始就参与,就象它们在柬埔寨所做的那样。联合国系统所有采取行动

的部门,无论是军事和政治的还是人道主义和发展的,都必须相互协调,跨越传统的相互竞争的领地间的界线。这种兴趣的联合能够填平我们经常看到的沟壑,直至能够开始主要的重建方案。

副主席胡亚卡拉先生(纳米比亚)担任主席。

我建议在关于实现稳定和过渡的联合国方案中确立这些原则。国际上的专门知识可以在许多领域帮助重建一个社会,建立司法制度,训练军队,发展其金融工作和外交工作。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我们应该准备把我们的专家借给那些刚刚结束冲突的国家,正如英国的技术基金在刚刚结束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所作的那样。关于实现稳定和过渡的联合国方案可对国际安全作出最重大的贡献。

对联合国的要求已大大增加了。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联合国也必须在中心进行改变。我对为削减费用和减少浪费在纽约进行的工作表示欢迎。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必须学习这个榜样。我们必须更好地进行规划和制定预算,杜绝欺骗和管理不善。增加承包合同是有益的,可利用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公司,进行诸如在安哥拉扫雷和提供后勤的工作。联合国各机构间仍有太多的工作重复。光说空话是不够的。改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必须很快进行。

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不是一种狭隘利益。如果我们更要更有效地进行联合国的工作——维持和平、援助或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就必须更好地利用其资源。浪费对谁都没有好处,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17国集团。最近的经验表明联合国在某些方面不大适宜执行其任务,在诸如维持和平和预防外交的一些领域中力不从心,而系统的其他部分则仍然膨胀。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付清他们应缴的款项。但联合国也必须通过对工作重复和人员过多做出坚定的决定以及把资源转用于高度优先事项来合理地运用这些资金,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英国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以扩大其基础而不减弱其效率。常任理事国的组成是关键问题。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必须既愿意也能够通过联合国对国际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这正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安理会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保留这一点。德国和日本在联合国所有

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捐款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如果要增加常任理事国,这两个国家理应受益,它们将享有更大的权利,但从而也对为安全和维持和平捐款负有更大的责任。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也必须维持广泛的地域平衡原则。

但如果我们不适当地提供资金,联合国系统就永远不会起作用。联合国正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对它已拖欠了37亿美元的未交会费。部队捐款也拖欠了将近10亿美元。去年39个国家根本没有缴款。联合国赞成加紧不缴款的惩罚,包括对拖欠付款收取利息。我们认为,从维持和平预算中向正常预算赤字拨款的交差供资法是不可接受的。也许一项适当的政策最好被称为:不付款就无代表权!

必须改变供资安排。一些成员国付得太多。而其他一些成员国,诸如发展中世界一些新的经济大国,其支付额则少于它们应支付的。我们需要一种更简单的分摊比例,既能反应一个国家的实际支付能力,又不致于对现存制度造成更多的不正常和扭曲。英国和瑞典已提出一些观点。我们需要很快取得进展。

只靠拧紧龙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年我们都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的各项目标和工作。但空洞的言辞不能支付帐单。

过去50年中的最后一个教训可能是最重要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联合国的理由。

最后,我谨指出联合国今天面临着信任危机。美国国会议员可能是嗓门最大的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冷战结束后重新开始的那种乐观气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周围的不稳定和分裂的阴暗现实以及对我们处理问题能力的悲观态度所取代。这种绝望是危险的。

多边行动并不是国家政策的一种附加物。它使我们所重视的诸如人权和民主的原则有了更广泛的合法性。它分散了我们所分担的各项目标的费用,例如使科威特免受侵略或者海地恢复民主。它使我们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努力与共同的威胁例如温室气体的排放或国际毒品交易进行斗争。

代价并不很高。去年用于联合国所有维持和平、所有援助和发展工作的帐单稍为高于美国国防预算的3.5%,或低于联合王国用于警察和公共行政的费用。“沙漠风暴行动”一天的费用相当于该年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全部费用。脱离接触和混乱的代价将会更大。在这方面有着公共的支持。即使在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很清楚:人民支持联合国,他们支持国际维持和平。我们对我们的选民有责任继续进行联合国的工作。

要忘却联合国在过去50年期间的成功是很容易的。要避免骚乱和混乱是很容易的。但是世界太小了。在遥远的国家经历的危机也影响着我们;我们的商业,我们的侨民,我们邻国的安全——最终这是我们自己的安全。发挥我们力所能及的作用来建立一个更加体面的世界,这是符合我们本身利益的。如果当初这里没有联合国来协助做这件事,我们是会发明其它东西来做的,50年的经验为今后提供了教训。我知道秘书长致力于进行变革。要使二十一世纪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联合国,这需要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和参与。50年来,联合王国已在联合国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代理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团团长雷亚兹·拉赫曼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莫斯塔菲祖尔·拉赫曼先生阁下发表以下的声明。拉赫曼先生虽然人在纽约,但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出席这次大会。

“我热烈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以一致通过的方式当选为联合国大会这一历史性的五十周年会议主席。他的当选不但对他个人而且也对他伟大的国家葡萄牙都是一种敬意。我相信,他将为他的前任科特迪瓦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的传统带来极大的荣誉,我们十分感谢阿马拉·埃西先生,尤其是因为他在9月14日主持设立了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

“请允许我也赞扬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促进这一世界组织的效能作出专心孜孜的不懈努力。

“在五十周年的今年,联合国已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来评价它的过去并在请会员国重新作出的承诺、信任和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为它的未来确定一种可行的行动方向。

“当今世界显然与1945年的世界完全不同。在那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场毁灭性的全球性战火之后,要求联合国

‘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冷战以后,现在要求联合国巩固并确保一种不确定和无固定形式的和平。

“冷战的结束增强了种种的希望,即在免除了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峙之后,联合国将把注意力全部用于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公平的世界;对付世界贫困的挑战;促进区域性冲突的解决;分配和平红利的利益;并致力于实现《宪章》尚未实现的各种假设条件,特别是关于集体安全方面的假设条件。

“这些希望都落空了。1990年代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比冷战时期更为危机。在更多的地方存在着更严重的局势,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并存在着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法律和伦理、管理以及实际合作方面的问题。在各国内部、各国家集团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种种消极的冲动。

“在各国内部,国家受到了各种威胁的包围,妨碍了它们有效或独立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一个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政治不稳定激起了经济崩溃,而经济落后又造成了政治动乱。压抑了很久的民族、种族和文化敌对状态又重新露面,出现了偏激行为、极端主义和暴力。它们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不但威胁着并且实际破坏了已确定的疆界。外部势力正在纵容和支持煽动者、政治分离主义者以及外围团体对各国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它们治理国家的能力提出挑战。

“在另一方面,正在出现的一些恐惧是过去50年的两极世界现在会采用一种并非是相对的政治和社

会制度之间而是在富和穷国之间的一种南北结构的形式。在南方,与日俱增的忧虑是它们的利益正在遭到排斥;发展资源正在被挪用或用或日益减少;它们在振兴世界经济中作为伙伴的潜力正在受到无视;正在有选择的强加各种新限制和条件。

“从全球来说,正在出现一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控制但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合法性的新事例。污染、生态破坏、毁灭性的疾病、投机者和洗钱者、犯罪集团、军火贩运者以及恐怖主义分子已经侵入所有社会、败坏价值并使发展瘫痪。迅速的技术进程和跨国进程正在降低各国独立采取行动或调节货物、服务、劳力和资本流通的国内政策的能力。产生于资源的紧张局势就是一个例子。世界人口中有40%居住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享有的河岸或湖岸。水坝和灌溉工程造成了紧张局势和实际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联合国而且它的能力已使用到最大限度时,有人发动了一场对它进行诽谤的严厉的运动。它被指控管理不当、效能不高、贪污、费用过高以及人浮于事。在非殖民化之后,它的会员国数目日益增多一事被说成是不负责任、具妨碍作用和分化作用,而且它被指控为滥用所为‘多数人的暴政’。这一被抹黑了的形象得到少数人的宣传但遭到许多人的拒绝,但它已留下了损害联合国的深深的创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现在要谈谈孟加拉国所面临的一些优先关切的事项。

“首先是威胁着并损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秘书长已宣布联合国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必须将财政状况放在适当的可持续的地位并紧急扭转其恶化的现象。

“孟加拉一贯认为,目前财政困难是主要由某些会员国,特别是某些主要捐认国未能全部和按时履行其《宪章》义务引起的现金流量不平衡,这些会员国必须全额按时缴纳分摊会费,包括所有拖欠款项,履行对联合国的承诺。支付能力仍然是决定会员国会

费的基本原则。设想简单地修改分摊会费比额表是所有财政困难的灵丹妙药是简单化和误导的。这样既不能改变联合国的收入总量,也不能保证更好的现金流量或及时付款。虽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联合国的大部分收入可能来自于分摊会费和自愿认捐,但是孟加拉支持探讨通过各种国际交易和征税为联合国提供独立收入来源的可能性。

“孟加拉支持已经发起的改革努力,以便重振和改组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并且在它们之间建立更有活力的关系。我们打算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分别审议秘书长的《和平和发展纲领》,以及会员国和独立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我们虽然赞同改革的广泛目标是加强联合国体系在促进发展、安全、公正和平等目标方面的反应和效率,并且改进负责能力和责任的想法,但是我们反对进行纯机械或管理性改革。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有选择地使用了决定应裁减或不应裁减那一部分的标准,安全理事会批准的维持和平行动大大增加了,其代价是牺牲发展方案。成本效益、财政紧缩、简化管理、过剩、浪费和无效率的口头禅似乎更是为了限制控制和削弱联合国的作用,而不是改进其回应国际社会需要的能力。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立场更集中在加强理事会任务的透明度和效率上,而较少在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上,虽然我们完全支持增加安理会的成员的总数目以反映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的增加,但是我们认为常任理事国的增加应该只在最严格的标准以及全球承认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审议。我们原则上反对设立歪曲主权平等原则的新特权或待遇中心。

“孟加拉欣见在开罗、哥根哈根和北京关于人口、社会发展和妇女的主要会议结果中实现的协商一致意见,它们补充了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及维也纳人权会议的结果。它们共同制订了有意义和全面的社会议程,强调消除贫困和面向人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必须强调,社会发展取决于经济增长,它只能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得到促进。

“全球社会的牢固程度只和其最薄弱环节一样。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在最不发达国家《1990年代行动纲领》的1995年中期审查年具有特出意义和重要性。它们持续的危机要求立即采取补救行动,特别是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取消债务和以优惠条件确保更多贸易机会。

“孟加拉密切地注视和强烈支持秘书长《发展纲领》的演变和发展。我们赞成优先强调预防性外交和预防冲突措施并且特别承认它们的成本效益。我们认为,应该更经常地利用区域努力和区域机构并且加强它们的能力。孟加拉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一贯作出积极回应,提供部队。我们密切审查和积极回应了有关提供后备部队的要求。我们还倾向于支持建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快速反应能力。

“大会在全体会议上将有机会更深入地讨论日程上某些最紧迫和重要的政治问题,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在进行的冲突,谈判解决该冲突的前景在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及1995年9月8日《日内瓦原则宣言》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中东继续的和平努力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新临时协定作为《奥斯陆协定》的后续;海地的民主地位和人权;对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的国际法庭工作的审查。由于某些危机的变化多端和事态的迅速演变,我们希望在审议具体项目时进行长篇评论。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我们不怀疑联合国仍然是我们可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唯一论坛,其办法是利用我们的共同团结和一致对付这些挑战的意愿。孟加拉重申对这个世界组织以及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坚定和毫不动摇的承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外交部长塔里亚·卡里姆·哈洛宁女士阁下发言。

哈洛宁小姐(芬兰)(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葡萄牙的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我深信,在他明智的领导下能将使这次历史性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我的西班牙同事哈维尔·索拉纳部长已经代表欧洲联盟发了言。芬兰完全赞成他的发言。

五十年前,联合国的创始人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确定为新组织的主要宗旨。他们还开始为此目的采取了有效的集体措施。五十年后,世界条件完全不同,但是联合国现在仍和当时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它根据《宪章》第七章的作用继续是世界安全的关键支柱,但是它目前的和平使命更为广泛,联合国集中注意预防冲突,它维护发展,它力图确保人权和每个人的尊严。

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当然我们中间弱小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最需要联合国。但是联合国反过来需要其所有会员国的充分支持。

无法容忍的是,当这里的所有人将再次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念时,本组织却再次经历极严重的财政困难,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大会注意北欧国家--丹麦、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昨天就联合国财政状况通过的声明。该声明的文本将在稍后提供。

我们大家都同意需要精简其工作,确定明确优先并削减已经过时的活动,但是,各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大多数会员国没有按时全额或不带任何条件地缴纳它们分摊的会费。

因此,准时、全额和不带任何条件缴纳会费的国家--例如芬兰--实际上为其行为受到了惩罚。所有会员国现在都应该承认,缴纳会费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项义务,必须履行,而且还必须按时履行这项义务。在没有按时付款时收取利息是很正常的。联合国也应这样做。

也很明显,目前的分摊比额表需要迅速加以订正,以便考虑到每个会员国的真正支付能力。芬兰准备支持对因过渡痛苦、自然灾害或有关政府真正无法控制的其他情况确应作这种例外处理的国家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证明应向上调整时就应这样做。

一个强大的联合国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的有效的安全理事会。令芬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经过冷战年月的瘫痪后,已经起其《宪章》规定的作用。

我们还欣见安理会采取步骤改善其工作方法及其审议工作的透明度。

为了长期保持效力,安全理事会必须具有代表性,没有合法性就不可能有任何效力。合法性是从真正反映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加和坦率承认实际情况变化中产生的。因此,芬兰支持安理会增加5至8个新成员。

经过大会工作小组两年的密集审议,安理会改革的基础已经奠定。现在是从讨论迈向会员国之间真正谈判的时候了。

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并不意味着本组织应该做我们会员国应该首先从事的工作。根据《宪章》,会员国自己有义务设法和平解决争端,并有义务尽全力预先防止冲突。联合国协助而不是取代会员国,人们也不应期望它取代会员国。

普遍准则的永远存在和一直受尊重不论在国家间关系中,还是在国家自己内部都是人类安全的基础。

《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使该《条约》永远有效的历史性决定意味着国际安全的一块基石得到保持,最终消除核武器的前景更加可以实现。下一步应该是在1996年夏季前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日内瓦的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验都会引起人们的关切。芬兰已表示反对法国和中国最近进行的试验。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在两年前,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后,本周将签署一项新的重要协议。我要祝贺谈判者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支持和平使之成为可能的重建工作。

最近在前南斯拉夫出现的和平解决的转机使芬兰感到鼓舞。国际社会已表示决心保卫萨拉热窝免遭对无辜平民的不断野蛮攻击。一旦达成和平协定,国际社会必须再次展示同样的决心。它必须帮助在实地保持和平,并重建被战争破坏的一切。但最重要的是,冲突各方现在必须终于承诺和平。

从前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得到的一些教训十分明显。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国际反应进行协调的能力仍然不足,统筹也不够。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人都已提及这一点。联合国负有防止、迅速回应和处理经常非常复杂紧急情况的主要责任。它是维持和平行动的核心角色。我们绝不能允许缺乏财政资源和组织方面的困难成为障碍。

秘书长的《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已经提出——从尊重法治和人权,直到支持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基于广泛安全概念的意见。会员国现在应该把其中最好的意见付诸实践。芬兰将同其欧洲联盟的伙伴一起发挥自己的作用。

真正的国际安全始于个人安全,这有时也涉及他或她自己的政府。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侵害人权,包括侵害妇女权利辩护。普遍人权对任何文化都不例外。

有效保护人权机制的重要性现在已得到广泛承认。除其他事项外,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进行系统和有组织的司法调查和惩处的各项努力特别表明了这一点。芬兰支持早日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

除了主要对国家开放的司法机制外,个人依赖国际人权文书的权利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和发 展。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在其运作45年期间所获得的非常积极的经验表明了这种处理人权办法的长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北京大会和最近——在维也纳、开罗、哥本哈根召开的其他联合国会议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都采取积极的综合后续行动。纲领已经摆在那里。它们都无疑地确定,只有通过扩大个人权利和依法建立一个强大的文明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北京大会国际后续行动中的作用不仅对有效执行《行动纲领》,而且也 对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加强联合国都至关重要。同时,现在需要的是在基层——而不是在新的官僚上层建筑——采取行动。

里约热内卢会议后采取的行动产生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对环境问题的关切现在是关于发展的主导观点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主要森林国,芬兰特别希望确保,在全球范围内能在森林问题上取得坚实和平衡的进展。

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已经向世界证明,联合国是为共同利益而采取协调行动的重要中心。今后将有新的挑战。让我们向联合国提供它今后为我们服务所急需需要的政治支持和财务援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西贝尔先生阁下发言。

萨西贝尔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并祝愿你在新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中获得成功。

可以把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 日看作是一个退休的时刻,也可以把它看成作出一个新的开始和注入新活力的机会。我们都有责任使联合国 有最大的可能不仅在今后五十年中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而兴旺。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强烈地认识到它所被迫承担的中心作用。我们并未谋求承担或乐于承担这种作用。根据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民主和尊重人权原则成功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问题,可以促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联合国双方的这个新开始。然而,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产生致命后果,并威胁联合国的活力和完整。

这个星期四,我们都希望看到中东朝着和平迈出坚实的一步。虽然为保障该区域所有国家的权利并实现真正的稳定,从而实现真实的和平,仍有很多事需要做,但指导中东和平进程的领导人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就在不久以前还长期受到污蔑。这些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的重大分歧产生于过去的不公正以及对土地彼此冲突的要求。

对我国发动的战争确实涉及违反《联合国宪章》而对土地进行的争夺和发动侵略。然而,更直接的说,这次战争涉及思想——不是宗教和民族的思想,而是政治和宽容的思想。我们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我们的敌人的特点不是他的种族或宗教,而是它所促进的不宽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思想。

我刚参加了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系小组成员以及我的来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及黑山的两位同事的谈判。我希望我能说,我对我们的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象我对中东谈判的前景一样有信心。参与中东谈判的是试图解决渴望和平的、遭受诽谤的各民族的彼此冲突的要求的政治家,而在我们的谈判伙伴中,至少已经有两个人已经由于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类罪而受到设在海牙的战争罪行法庭的起诉。国际媒介发表了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运动中被屠杀的平民集体坟墓的照片,塞族共和国正是在这个运动中创始的,而现在与我们谈判的人中就包括对这些屠杀和集体坟墓负责的、受到起诉的战争罪犯。

我们确实希望,通过这个谈判进程,我们将能向和平迈进一步。我们现在已经坚定地认识到,胜利可能有多种含意。我们不谋求对我们的敌人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尽管我们的法律和道义地位使我们理应能获得绝对的军事胜利。我们现在把拯救生命和创造机会在全国重建和加强民主与人权看作是胜利。数以千计的人被驱逐、拷打、强奸和屠杀,我们当然不谋求为这些人报仇。我们只谋求不允许为这些罪行负责的战争罪犯通过谈判过程决定我们的未来和寻求合法性。我们确信,海牙的战争罪行法庭将会实现正义,并且肯定比谈判者们更了解如何处理这些战争罪犯。

我们真诚地致力于并相信谈判进程。谈判符合我们实现和平的目标,尽管我们必须作出困难和痛苦的妥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在全国重建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并通过这个过程逐渐统一我们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有风险和前所未有的征途。尽管如此,我们相信,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和宽容的社会的思想体系在和平条件下最强有力,而冲突则会加强一个封闭的、专制和不宽容的思想体系。我们确实也承认,在谈判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合理的考虑因素,包括国内领土划分和如何重建人们对旨在保障对人尊重的政治过程和机制的信心。

这场战争使我国深受创伤和遭受分裂,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不作出特殊努力和采用在我们中很多人看来可能不太自然的机制就可以实现和平和恢复统一。尽管如此,在目前的谈判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这是

因为人们认为,作为谈判一方的独裁者和暴君们真正准备通过谈判实现作为一个新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基础的自由与公正选举和民主机构。

这是因为人们期望地方的煽动仇恨者准备就建立实际上确保尊重基本人权的机构进行谈判。

这是因为呼吁一方——同一方——的战争犯就建立协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遣返的机制进行谈判,而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正是这些罪犯实际上进行“种族清洗”的受害者。

我刚参加一系列冗长而艰难的谈判。对方仍然拒绝接受经过普选直接选举产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未来议会和总统的要求。

我们受到强烈鼓励——你们甚至可以称作是压力——同意一个并不是通过普选的方法来选择我国将来的议会和总统的程序。

我们已经受到教训,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一切未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局都必须承诺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而提出的要求将战争罪犯引渡到海牙,谈判进程将会崩溃。

让我们在这里把这一点彻底说明白,我们绝不会同意独裁和暴君想要得到的就我们最基本政府机构举行的虚伪选择或是其他选择程序,以便他们在国际和平协定的掩护下破坏真正的民主并使极权主义合法化。

对方已经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谈判人员。但是他们挑选已被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或将被起诉成员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我们提出将他们引渡到法庭的要求。

挑选这些谈判人员是他们的选择。但是,让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允许谈判进程庇护战争罪犯,使其躲避国际征处——不是我们惩处,而是国际惩处。谈判进程是否成功实际上将以能否战争罪犯绳之以法以及独裁和暴君能否被赶下台来衡量,而不是由这些罪犯和独裁者也许会签署的协定来衡量。

在尊重基本人权确立之前、战争罪犯被送至海牙战争罪行法庭审判之前、保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有权利和机会返回家园和在这些选举中投票之前、以及在建立符合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全部条件之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选举就不可能是自由、公平和民主的。

最后,只有全体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促进一个符合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环境,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那么,所有这一切与联合国有什么关系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联合国会员国,这和它当然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对《联合国宪章》和基本国际原则的忽视只能是暂时的。然而,在建立和平基石的时候,如果《联合国宪章》受到严重忽视,联合国就不可能成为人们想象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威。这是一个适用于全球普遍原则。

正如我提过的,我刚刚参加过谈判。我还将回去参加。我们惊奇、我们愤怒,因为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和平与新开端时还得就对方是否应被近接受直接、自由和民主的选举进行谈判。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接受比这更无意义的妥协语言。如果他们不愿接受现在的措词,我们的确要怀疑他们长期的意图了,他们会否接受真正的和平与民主,或者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永远掌握对无辜的塞族人口的权力与统治。

我们已经作出许多痛苦的让步。我们准备作出更多——的大量让步,以寻求真正的和平。然而,不要对独裁、不容忍、非法、犯罪以及仇恨让步。不要让你们自己和我们让让你们自己——满足要求我们——不要要求你们自己——同意《联合国宪章》最根本的原则置之不顾。

我们准备和所有会员国合作,争取那种真正的和平,并作出我们大家都可以忍受的必要妥协。

主席:现在我邀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汉-帕帕齐亚先生阁下讲话。

帕帕齐亚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第50届会议主席。

以你的才干和经验,我相信你将领导本届会议成功地完成《联合国宪章》赋予的崇高使命。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在完成上届会议的任务时杰出的领导才能表示赞赏与感谢。

我要借此机会对去年帕劳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表示热烈欢迎与祝贺。

此外,我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领导本组织时的远见和不懈努力重新确定联合国的作用对他表示感谢。

亚美尼亚于1991年宣布独立后,开始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民主社会。除了由于国家经受令人惊奇的变化而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外,由于传统经济和贸易协定的瓦解、该地区的不稳定、邻国阿塞拜疆对交通和能源实行封锁、1988年的强大地震所引起的破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以及36万难民的出现使亚美尼亚的过渡进程更加恶化。

尽管存在此类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经济改革在过去一年里仍得以持续和扩大。从目前经济发展趋势来看,1994年是个例外。社会经济发展方案的目标在于阻止经济下滑,减少通货膨胀,并创造振兴经济的条件。尽管过渡期特有的困难仍然存在,亚美尼亚已采取的措施不仅终止了衰退,还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1994年亚美尼亚成为前苏联共和国中第一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一个严格的信贷政策将通货膨胀率从去年每月的30%降到8月的1%。亚美尼亚的货币打兰现在已成为该地区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自1994年年中,亚美尼亚就开始执行一项宏观经济稳定方案。

亚美尼亚维持着一项财政和货币负责政策,以鼓励私有部门的发展。我们还在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私有化方案,已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人拥有。我们相信,私有部门将是亚美尼亚发展的动力,并将成为提供就业机会的重要源泉。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者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我们对此没有任何限制。亚美尼亚拥有一项完全开放的外贸政策。

当然,能源部门的危急状况阻碍了亚美尼亚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所以解决亚美尼亚能源危机的唯一有效可行的短期措施就是重新启动梅泽莫尔核电站,该电站已在运转之中。

如同其他处于过渡期的国家一样,亚美尼亚也处在走出经济危机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基础的过程中。尽管这些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它们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它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大量支持和鼓励。多边和双边的捐款国应当协调它们的金融和规划程序,以使它们的行动更好地促进经济处于过渡期的国家实现其社会发展方案的目标。

由于联合国的普遍代表性以及《宪章》所赋予它的独特和全面的授权,联合国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确保有一种统筹的方式实施对发展的承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联合国与专门机构、基金、地区性组织和委员会、布雷顿森林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予以分析,以便加强它们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内的有效行动以及它们在这些领域内的协调。

亚美尼亚政府认为,承诺将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向民主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反之,自由市场经济将在促进和支持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民主中繁荣发展。民主的成功要求有知情和文明的讨论以及对法规的遵守和对民主过程的尊重,包括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来表达公众的意见。

去年7月,亚美尼亚举行了其宣布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民主的议会选举。同时,亚美尼亚对历史上第一个民主体制进行了宪法全民公决。宪法被通过了,自由民主力量在新议会获得了压倒多数。新议会现更名为国民议会。国际或当地观察员们报告说,选举进展顺利,而且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的。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政府十分赞赏联合国的观察员们在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和宪法全民公决中所进行的监督活动。

自由民主力量令人信服的胜利保证了亚美尼亚政府迄今所奉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政策能够得到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建筑在一个明确的发展方案和一个可实现的发展计划之上。宪法的通过是维护亚美尼亚国家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国内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保证。

发展和人权是相互关联也是相互促进的。如果没有对个人各项权利的尊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期发展。亚美尼亚大力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阿亚拉·拉索先生的努力。联合国各会员国必须继续努力,以便更好地在人权中心内相互协调并更好地加强联合国系统内有关人权的职能。

亚美尼亚在其众多的声明中一直认为自决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亚美尼亚政府继续关注着寻求自决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人民与阿塞拜疆政府之间的冲突。阿塞拜疆政府拒绝处理该地人民的权利问题。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仍是亚美尼亚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尽管停火自1994年5月以来一直得以维持,但这一冲突继续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由于停火期间的谈判缺少重大突破,政治解决过程中曾有不稳定因素以及国际社会不愿抓住机会采取坚决和决定性的行动,长达15个月的停火变得非常的脆弱。事实上在没有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停火时间越长,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自联大上届会议以来,在政治解决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进展。1994年12月在布达佩斯特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会各国在最高级别上达成了一项协定。该协定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解努力与俄罗斯联邦的调解努力联合起来,并设立了一个两主席的职务来指导和平进程。首脑会议还表示准备进行一个多边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维持和平行动,以加强现有的停火,使和平进程无法逆转并为明斯克会议开辟道路。

今天,在俄罗斯联邦和芬兰两主席的领导下,在9个明斯克组织成员的参与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正通过紧密的谈判积极推动着和平进程的发展。尽管这些努力确实

取得了结果,但如果要实现真正的突破,还需要冲突各方表现出政治意愿,需要国际社会再作承诺。

作为冲突分步骤解决方法的一部分,签署一项政治协定对于停火的巩固和冲突的全面解决是至关重要的。在明斯克组织的谈判中冲突双方正在讨论这一政治协定。它将促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维持和平部队的部署、被占领土的归还、取消所有封锁以及难民的返回。

能否成功的达成这一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制定一项提供当地地区和国际安全保证的条款。这些保证将确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人民的存在,并消除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些保证和其他标准安全措施--部署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维持和平部队,使所有撤退后的领土非军事化等--必须满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人民的合法要求,即提供一个连接该地区与外界社会的走廊。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安全因素。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是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威胁。在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大会上,各缔约国对条约的实施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审查并决定将《条约》无限期延长。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重申它对这一历史性结果感到满意。亚美尼亚对尽早,至迟不晚于1996年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非常重视。

近几年,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全球会议。重要的国际性聚会的进程今年应得以持续。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将许多人们以前单独追求的目标聚集起来。人们有史以来首次在政治上认可根除贫困应是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

在每次联合国的全球性会议中,妇女的进步都是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已看到在妇女问题上所取得的若干可观成就。第四次妇女大会刚刚在北京结束。它不仅重申了前几次会议中对妇女进步问题所作的承诺,而且还进一步发扬它的成就。

在北京会议上达成的《行动纲领》将导致设立新的机制,帮助各国把妇女问题纳入国家决策过程。

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赞成增加安全理事会的

成员数目,务必反映世界的重大变化,以及增加本组织总成员的数目。然而,增加成员不应该削弱安理会的效率。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努力,提高安理会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同非理事国之间的沟通。安全理事会还应该有能力对新出现的威胁和争端作出反应,以免它们发展成武装冲突。

和平与安全同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第一步,需要加强经社理事会在促进发展的业务活动中制订政策的作用和协调的能力。和改善专门从事经济和社会经济的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的协调工作一起,一个更有力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能更好地协助安全理事会,并就因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可能产生的紧急状况方面向安理会提供咨询意见。

财政资源的问题是一项根本性问题。如果会员国想要有一个有效的世界组织来应付各种全球性挑战,它们就必须缴纳它们分摊的会费,这样做是它们法律义务。我们并不是对联合国的财政状况漠不关心。我要向大会保证,我国将尽力履行其义务。然而,现行的分摊方案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大会设立联合国财政状况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部分原因就是为修订分摊结构的必要性作出反应。一项综合财政改革的目标必须是设立一个透明和可靠的比额表,反映会员国真实的支付能力,并且能够自动地调整适应各国变化了的状况,并且考虑到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需要。

最后我谨祝愿大会在本届会议上将要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并保证,在你主席先生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时,亚美尼亚将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进行最积极和有效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外交部长若泽·曼努埃尔·阁下,我请他发言。

杜朗·巴罗佐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 人们无疑会理解,如果我作为葡萄牙外交部长,在开始发言前首先表示我特别满意地看到我国的一位杰出同胞、著名公共人士、我的母校里斯本大学教授迪奥戈·韦雷埃斯·多阿马拉尔教授主持大会第

五十届会议工作。主席先生,让我向你表示我最热烈和衷心的祝贺,同时我也感谢所有各会员国,这是他们对葡萄牙的信任。

我也要向科特迪瓦同事阿马拉·埃西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以献身和干练的方式指导大会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对于你秘书长先生,我重申我对你在一个日益要求联合国更加积极地干预国际生活许多领域的时期,以如此方式履行你的职责感到钦佩。

我的西班牙同事在发言中已经代表欧洲联盟15国阐述了葡萄牙赞同的某些立场。但是,我愿谈谈一些对我国特别重要的事项。

和平继续是联合国的首要目标和摆在联合国面前的最大挑战。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所发起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数目增加以及投入这些行动的能力和财政资源之大,说明了联合国系统及其会员国的承诺和集体努力。

在某些国家所取得的结果足以表明,我们不应当削减我们承诺的程度或行动的规模。我这里高兴地提及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及安哥拉和平进程最近的发展。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应该有灵活性和创造性,以避免僵化的模式,使维持和平行动适应每项行动的具体情况。

虽然联合国不能放弃帮助恢复和平的使命,但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该集中努力于防止冲突。

《和平纲领》要求联合国系统各个部门和机构有效地协调,以便对造成危机的众多因素有一个全面了解。在寻求和平方面,联合国和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之间相辅相成的问题,也特别具有意义。

考虑到这一点,葡萄牙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1993年开罗首脑会议所确定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的创立和执行。我们还参加寻求办

法,以加强这些手段的效力。

根据同样的精神,当今年上半年担任西欧联盟主席时,葡萄牙把预防冲突的问题放在该组织的议程上,并且侧重强调西欧联盟需要在这方面发展支助机制。

同样,在以预防性外交为行动基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中,葡萄牙已经作出贡献,以便该组织能够在一个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地区中维持稳定方面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21世纪的安全模式一起,这也肯定将在明年年底在里斯本举行的下一次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得到深入研究。

关于裁军,葡萄牙欢迎今年5月11日就在这一会议厅上以协商一致作出的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历史性决定,这是有利于和平努力的又一内容。

令人鼓舞的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尽速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希望更大了。

今年7月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结果是给联合国清除地雷自愿基金带来捐款,这也应该在这里强调。在这方面,葡萄牙要宣布它将作一双边贡献。

同样,我欢迎目前正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修订《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的谈判。

鉴于需要加强国际法律文书的谈判工作,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遵守这些文书,因此迫切需要扩大裁军谈判会议。

在世界上仍有大批人继续生活在享有人格尊严所必需的水平之下时,世界不会有和平。因此,以人民为重点的综合和可持续的发展,是同寻求和平的努力不能分割的另一项重大挑战。《发展纲领》和《和平纲领》是一个整体——两者缺一就毫无意义,也不能实现。

在这方面必须承认整个国际发展援助系统需要修正,而且需要认真思考在这一领域应该由联合国担任的作用。我们的设想应该是一个全球性和连贯的前景。

应该在各领域推动我们所希望的综合和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当然无疑，但是也要在巩固和加深民主制度方面；在全面促进人权方面；使妇女更多地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所有各部门；在捍卫儿童、少数民族和社会所有贫穷成员的权利，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在保护环境方面。

要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执行在联合国的一些大型会议上所做的决定，因为正是在这些会议上——里约热内卢、维也纳、开罗、哥本哈根和北京会议，以及将于明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发展纲领》逐渐成型。

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其他团体——通过它们公民社会的生命力得以体现——是援助和发展方面处于有利地位的媒介。它们是我们《发展纲领》中的伙伴。这是由于它们在这方面的特殊穿透力，以及与人们接触、了解他们实际需要的特殊能力。

关于发展的各个领域，我现在有需要谈谈其中两个方面：保护和促进人权，以及环境的重要性。

保护和促进人权始终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我们继续认为，进行关键的对话，以实现尊重这些权利的基本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注视着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的活动。

保护环境与平衡发展的概念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使得这个问题在我国外交政策所关注的问题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我尤其要谈谈海洋问题，尤其是逐步实现平衡管理渔类和海洋资源问题。

由于葡萄牙领土包括两个群岛——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我要强调我们对小岛屿国家在发展和环境问题方面面临的困难尤其敏感。

此外，我表示希望，国际海洋年这项由葡萄牙提出、获得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倡议将为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机会。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我们希望在同一年与里斯本举行以此为主题的98年博览会将对这些努力作富有成效的协调。

联合国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管理国际水道方面的立法活动是尤其重要的。葡萄牙打算特别饶有兴趣地关注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开展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活动。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通过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公约，把在国内或国际管辖范围内使用的国际责任准则包括进去。

在《发展纲领》方面，我要再次强调我个人的看法和葡萄牙的立场，即很显然非洲必须是国际社会重视的对象之一。因此，我们高兴地欢迎秘书长在里斯本宣布开始实施《联合国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

即将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持下举行的大湖区会议将处理该区域一些国家的悲惨局势。这次会议必定将考验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的真正承诺：它是对确定和平与发展目标能力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亟需的互补性的一个考验。

尽管在该大陆一些国家继续存在令人不安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现象，当然仍继续存在着公开的冲突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但应该认识到，在许多非洲国家朝着和平解决冲突和巩固政治及社会民主化进程采取了重大步骤。

我高兴地说，大多数这些进程都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葡萄牙自豪的积极参加了其中一些进程：它参加了支持南非民主过渡进程的国际机制；也参加了导致《莫桑比克和平协定》的谈判，派代表出席了该项协定设立的所有委员会，并参与了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它还是安哥拉系列和平进程3个观察员之一。

考虑到这一进程，我希望在安哥拉共和国总统和安盟领导人在卢萨卡、弗朗斯维尔以及现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后，将继续朝着安哥拉大家庭的最终和解采取坚定的步骤，同时严格遵守《卢萨卡议定书》，恢复1991年在葡萄牙签署的《比塞塞协定》的精神。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第1008（1995）号决议，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充分鼓励《卢萨卡议定书》两个签署方之间不可缺少的相互信任气氛。因此，我不能不对拖延在安哥拉部署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的所有部队和特遣队表示关注。葡萄牙已经在那里派出了

一支通讯和后勤部队,以及一些指挥部官员和文职、军事及警察观察员。

20多年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性人类痛苦和可怕的物质破坏也要求国际社会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持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有关安哥拉问题的圆桌会议后,继续对人道主义需要和重建该国的挑战做出慷慨反应,尤其是在排雷和将流离失所者和被遣散人员重新纳入社会生活方面。

《非洲新议程》是紧迫的。它应该导致促进广泛综合的发展援助方案,以最有效的方式协调国际社会的支援。它还应努力支持和鼓励非洲国家选择和平、政治民主、稳定和社会正义以及尊重人权和经济发展的道路。

加强葡萄牙和5个葡语国家之间的纽带现在是,而且将依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贯目标。

在谈到将葡语国家联系起来的纽带时,我将强调今年7月在里斯本所举行会议的重要性。出席该会议的有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外交部长。

该次会议重新确认了激励各国政府建立葡语国家共同体的目标。我们希望这个共同体将在明年正式成立。从各个方面来看,它已经存在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心中,并且正在许多方面变得越来越具体。

在我们现在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评估它的成功和失败的时候,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不把东帝汶问题包含在它的失败之中。

东帝汶被非法占领,那里的人民被剥夺行使自决权已经有20年了。这个问题不但远远没有被忘记,那里的现状也远远没有得到巩固,相反,东帝汶的紧张状况却出现加剧,世界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个问题。

过去这二十年的经验是,在东帝汶武力没有解决问题,将来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在东帝汶要实现和平并使人权得到尊重,就必须有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它必须按照《宪章》和国际法,考虑到东帝汶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就他们的政治未来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在此我要重申葡萄牙决心通过谈判以和平途径找到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本着这一目标,在由秘书长主持的我们与印度尼西亚保持着对话过程中,我们将继续与秘书长合作。

尽管一些根本性分歧继续使我们在问题的核心上达不到一致,但我们认为,对话过程尽管有各种困难,但已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来自各政治阶层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帝汶人士现在已参与了这个对话过程。

我们一贯认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权利和主要利益是帝汶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必须听取他们的声音和愿望,以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真诚希望,这个第一步标志着有关东帝汶的对话过程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具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阶段,并将更快的引导我们结束这一悲剧性局面。

我现在谈一下欧洲。前南斯拉夫的局势继续成为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根源。我们当然对9月8日于日内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取得的结果感到满意,祝贺联系小组成员取得这些结果,并希望今天在纽约这里举行的会议将推动这一进程。不论如何,这些结果的巩固仍依赖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统一、接触小组的凝聚力以及各国际组织采取的倡议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协调。葡萄牙将继续积极参加这些努力,只要我们在当地存在仍然有益和必要,我们就将保持这种存在。

众所周知,葡萄牙在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有着十分牢固的人际、历史和文化纽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同巴西之间有这种纽带,也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之间有这种纽带,我们正争取同它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之间的联系将一直占据葡萄牙外交政策的重要地位。我们积极参加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就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欢迎拉丁美洲今天显然正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具备新的价值。葡萄牙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的项目,而且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赞同与各区域一体化体制——即南维共同市场和正在美洲大陆上进行的其他一体化进程确定广泛协议。我所指的也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未来在美洲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双边方面以及在一些向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

这类组织的框架内,葡萄牙一直促进加强和加深与马格里布各国之间的纽带,今天该区域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性。

因此,一些欧洲理事会,从里斯本的理事会开始,详细阐述了有关伙伴关系的新的想法和新的文书,它们涉及一些地区并将使地中海两岸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将在即将于11月在巴塞罗纳举行的欧洲—地中海会议上决定。

葡萄牙继续密切注意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我们必须在此向双方遵循和平道路的勇气表示赞扬;它们不断遇到障碍,有时是很不幸的障碍——但它们并不是受其制约。其证明就是几天内将于华盛顿庄严签署的重要协定。我希望这种对话气氛将在其他各方之间得到加强。

葡萄牙在欧洲联盟内部及在双边方面,一直对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和支持其各种机构作出贡献。

谈到亚洲,我必须首先满意地提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并在充分尊重两国间联合宣言的情况下,澳门的过渡进程继续以和谐的方式进行。两国在该进程中的共同目标始终未变:保障该领土的稳定和繁荣并在1999年12月政权过渡的框架中保持其特殊的性质。

葡萄牙认识到亚洲大陆在国际舞台上所具有的日益重要性。我国认为它与该区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纽带。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希望计划于明年3月在曼谷举行的会议,将成为走向有关所有涉及欧洲联盟和亚洲相互利益问题的更开放和更广泛对话的重要步骤。

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和主要目标并面对我所提到的各种局势,本组织必须实际地进行自我检查。

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对本组织而言毕竟是重要的。我并不认为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是在夸张,而如果这场危机不得到迅速和果敢的处理,必将导致本组织的破裂。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似乎有两个阶段:严格地全额并及时交付我们的会费;需要进行纠正以减少费用或在我们中间更公平地分摊费用。

对于第一点,我不能不批评违背以协商一致作出的承诺的企图。怎能协商一致通过一项费用,但却拒绝支付?如果这样,能够指望在涉及国际承诺方面具有何种信誉。

对于第二个方面,必须进行改革以反映各国的支付能力及针对这一能力所作的改动。我国政府本着这种精神,响应秘书长发出的一项呼吁,今年早些时候主动自愿增加其对维持和平预算的捐款。这样,我们从分摊比额表的C类升为B类。这项决定将意味着我们最初捐款增加5倍。我们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本组织财政改革的正确方向上的一个步骤。我们作出这项决定是要表示我们对本组织重要性及其工作成功的承诺。我们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增加会使正经历暂时困难的其他国家受益。我们希望,其经济情况象葡萄牙那样近年来有所改进的其他国家将效仿我们的行动。

联合国不仅必须在财政方面考虑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也同样重要,它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反映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现实情况。在这方面,世界各区域的充分和平衡的代表权,将使安理会在制订和执行其决定方面具有更大的效力,并将使之成为全体会员国广泛支持的受益者,这些国家将由此感到在安理会获得适当的代表权。无疑,这是一种复杂和不断演变的进程,其中各种分歧仍然很深刻,而该进程必将基于一种妥协的办法。

最后,我必须在此重申葡萄牙为1996年至1997年安理会中属于西欧集团的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候选人。我们的候选资格基于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我们认为作为一个5个多世纪以来习惯于同世界各区域接触并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我们将能够有助于严格遵照《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寻求各项解决办法。

其次,我们过去只有一次机会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因此我们理解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更经常地参加这一机构。

在这方面,我想在此强调指出,在轮换这种民主原则的基础上,葡萄牙等国的情况——事实上,这里大多数国家

的情况——都可以、希望并应当能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而且,它们能够建设性地这样做,这是因为,它们不追求区域霸权主义那样一种地缘战略利益,因此它们反而在寻求全面解决办法时能够随时让人接近并且有节制。

另一方面,通过参加维持和平行动、自愿提高对联合国的财政分担和参加主要的联合国机构,我们认为我们已随时准备发挥我们可能被要求发挥的作用。

我们准备倾听而不是强加于人。我们相信谈判而不相信压力;我们支持公正和均衡;我们不会考虑任何不想进行沟通以达成协商一致办法的方案。

在这一候选资格问题上,为了实现已经制订的目标,一些国家想采取非常醒目、但却很肤浅的态度。还有些国家倾向于作出很快便被忘记的保证,甚至作出一些最终未被兑现的承诺。

就我们来说,我们倾向于依赖我们候选资格固有的长处,并将坚定地积极维持我们的立场、想法和建议。

因此,我们相信,在大会下届会议举行的选举中,葡萄牙要求加入安全理事会的候选资格会得到支持和热烈的欢迎。

我们下月将在最高一级庄严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将为深入思考联合国的未来提供一个机会。葡萄牙希望,各会员国将坚定决心,确认《宪章》的原则和价值并使联合国更好地适应今天国际生活的复杂现实。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的几代人希望我们将能够承担这些责任。

下午12时50分散会。
